

半山樵雲菴記

慶谿橋王公雙壽序

溪橋王公配享東甌王廟記

壽東厓王翁七十序

贈鶴山王公致政歸養序

鶴山先生文集序

敕建褒忠祠記

英橋王氏族譜序

遂初堂記

思貽堂記



永昌堡王氏新第上梁文

晚香堂記

賜谷別墅記

賜湖別墅記

玉介園記

太玉樓記

溫

林貴兆

張宇敬

項喬

王應辰

周崑

張時徽

詹萊

侯一元

王世貞

侯一元

程文

沈懋孝

茅坤

王世貞

焦竑

李維楨

東嘉王氏家錄卷之三
序記

英橋王氏族譜序

郡人章綸。禮部右侍郎。

天下之事可以繫人心而厚風俗者自祭祀之外莫切於譜牒
蓋當祭祀儼祖宗之如在觀譜牒見支派之有源感而思之知
吾身之所自出上泝始祖而下及子姓之袒免無服累十數世
之遠百千人之多其初則一本也而尊祖睦族之心自有不能
已者矣此繫人心而厚風俗者必嚴祭祀而次必及於譜牒也
將仕郎永嘉王君由秉璠甫有見於此乃脩其家譜既自序於
首而又紀述遺事於後走書徵予爲序予稽君之先世舊傳五

不
不
不

英橋王氏重脩宗譜序
永康程文德。吏部尚書左侍郎文恭嘉靖己丑探花
吾浙東著姓推永嘉王氏代產聞人幾傳而為少叅東厓公祭酒鶴山公伯仲競爽而世益顯以叅公致政歸日以敦叙鄉族為事頃修宗譜成於書屬予曰澈先世世居永嘉之英橋故有譜宋李經海惠元初又罹兵燹世系無復可考成化間族祖夢竹公由始為譜以萬十一府君為始祖據所知也迄先通政凡七傳先通政嘗語澈曰前譜逮今七十餘季矣族姓日蕃而事亦多夥宜重脩輯爾兄弟其圖之時竊祿於外未遑也此來幸返初服承先志作始祖祠於墓側乃屬兒輩取舊譜重為編輯首列支圖系之列傳系之訓範系之祭田及先世遺事而誥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王國' and '其國'.]

命則特志以昭恩榮酌古準今優取觀覽不敢方於作者願乞
一言以詔來禋予惟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立宗以統之
而宗法行於天下後世宗法廢所謂世家者不過以富貴稱爾
而今士大夫族率有譜紀其本支實倣古宗法遺意程子謂管
攝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者此爲法甚美亦有感於
古道之可復也少叅公建祖祠將以約束其宗人而宗譜之輯
取其所可信詳其所可傳又足爲當世法視夫援附旁證者異
矣夫宗者總也譜者補也總斯萃補斯信王氏之宗得少叅公
譜之而爲法始備於尊祖敬宗敦倫崇讓將翕然成雍睦之
俗矣裨於世風豈少哉公舊官禮部子爲舉子時歷事署

中及登第又公舅氏羅山張翁所取士予與公有世講誼也茲
以言見屬惡以不文辭是爲序

所

溫

飲

臨

中... 公... 山... 公... 公...

不... 永嘉王氏宗祠記

武進薛應旂江提學副使

浙

王氏宗祠者故福建叅議東厓公澈所立以祀乎其先者王為
永嘉鉅族宗祠之立自公始公自謂以義起之余則謂宗法
之廢久矣此舉寔猶行古之道匪徒緣情恊義而已余前視學
浙中已嘗聞之欲為表著以風四方時校士方殿將俟稍選為
之既乃調遣西歸遂置不復論邇來二十年餘矣公之冢子
華憲副君叔果不遠千里走書晉陵山中屬余記之余正欲因
王氏之祠推原宗法之本始以闡明於世敢以不文辭追惟古
簪先王因生以賜姓因姓以成族而大宗小宗之法寔自上立
之立宗者所以收族也於是天下之人莫不有族天下之族莫

西

不有宗凡貨財所殖則歸於宗人掌之凡用度所需則資於宗人給之是以合族之恩義相屬而族人之貧富適均與一族而天下之族皆然先王之世所以捐讓而天下治者率由此道也迨夫大道既隱天下為私宗法廢而同氣分為爾汝族人至不相識漢文朝號為有道之世而斗粟尺布之謠箕帚許語之說且播聞於天下矣他安望哉唐太宗欲法三代之治詔高士廉岑文本集天下譜牒參考史傳作氏族志其時宗法之立蓋有幾焉而房杜諸公不能贊而成之宋儒迭起講究宗法至詳備矣然惟立論於師友之間而未及申明於朝之上豈古法真不可復矣抑勢重難返有不得不因循者也故范希文之義田

蘇明允之族譜亭朱元晦之義學記莫非宗法之遺意而竟不能推行於天下此有志經世者所以未嘗不為之扼腕也今東厓公乃於其祖墓之側建祠祀其始祖萬十一翁以報本反始配以四世祖樵雲公及始封通政君溪橋公以崇德報功祠為中堂三楹旁有兩廳左右廊廡環列以為會餞所約可容千人堂之外為儀門又為石坊費凡千金皆出自公一人不以煩族眾經始於嘉靖壬寅至癸卯春落成祭薦有期洗腆惟謹合族長幼示以儀注申以訓辭衣冠濟濟肅雍將事且著族約立約正司訟司糾察舉淑慝有不率者遵族約以聽於祠一不閱於有司其諸義田義塾家禮戶役咸條理曲當刻示族人俾知族

遵守於乎若茲祠者其關係世風豈不大哉余嘗翹觀古之世家其宗法之相承者唯博陵崔氏江州陳氏浦江鄭氏并此僅四見焉爾誠能達之天下固可幾而理也昔張子厚慨井田之不行嘗欲買田一方與學者行之而迄未能舉孰謂東厓公之宗祠乃竟成之使天下之爲士大夫者皆若公焉以爲民先則宗法不當徧行於天下矣乎是祠蓋樹表立極殆不止一家一方之慶也余受簡於西華君西華仲氏憲副賜谷君叔景備兵吳中廟余申前請遂次其語歸之俾勒諸麗牲之碑

王氏族約序

婺源洪垣州府知府 〇 温

浙之稱大家者推浦江鄭氏蓋以義規爲可尚云其謹樸循禮劑度嚴密雖爲一家之訓而國脈民風係焉然民風之正以士風倡之予歎不可復見矣今少參東厓王先生推予民範之意廣宗約首諸鄉邦以祀事聯族黨以族黨修禮義以禮義闡內治施有政以有政措官刑而棊國憲率皆約乎體要以循吾衷洽諸人人而不可倦豈非重士風以爲民俗倡也乎夫古者宗法立則風俗淳忠義出而朝廷尊至唐顏氏猶以家訓維大節成社稷之勳今茲約之行也其古宗法之遺與簡而易從曲而可則故不出家而天下平者用此道也豈獨吾郡乎哉昔不齊

謂孔子曰自予得五人而單父治張詠之守益州也亦因張達
李政輩之學行而一州之學者知勸今予得王氏而民範有不
行者哉予茲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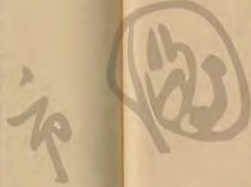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下

永嘉場英橋新建堡城碑 郡人侯一元

夫履平思陂圖險於易陰雨未形而桑土是營寧非固圉之上
斷而濬哲之長算哉又况害漸旣芽剝牀以辨形勢已效者乎
蓋語有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然而可與樂成余於兩王子之
堡永嘉場而喟焉歎夫創始之艱而永終之不易也故曰哲夫
成城又曰衆心成城微哲夫固不能以附衆而致之役而非輿
情之協也即哲夫之策有撓焉而罔與成功則斯堡可睹已堡
城四周凡八百六十丈有奇高二十有五尺厚半之以三面距
河中引二渠按方立門水陸各四樓櫓周廬闌闌橋道靡不敕
治井井繩繩屹爲一方巨鎮咸以縣治無以過也起嘉靖戊午

冬十一月至明年己未冬而城成約費金七千兩有奇始議助
於公數千金既而以時詘多不酬其經廢補苴蓋悉出兩王子
私帑略不色吝然伯子西華君方仕在朝獨叔子賜谷君總其
計凡出入盈縮丈尺進退餽廩登耗之故悉稟叔子一人埤益
填委應之裕如盡選族之能者數十人分職其事而授之筭比
考其成與始所畫不爽鎔銖吁其難哉蓋東南故無堡也列戍
聚兵昉自國初久而士馬剝敝無以待敵歲在甲辰倭釁始作
及歲壬子則寇愈張往往深入虔劉聚落官兵嘗之輒折而北
而永嘉場者吾溫之奧區也地方五十餘里西負崇山南北阻
嶺東面大海魚鹽萬井衣冠萃焉而當寇之衝寇往來常目厲



之於是王子之諸父仁山公從弟東華大夫相與倡義群鄉族
子弟而肆之兵身編戎伍先登陷陣寇來輒不勝去至倚賊斬
首虜俘其舟以歸當是時永嘉場軍聲號稱長城矣又方恃沙
城爲固沙城者故亦兩王子所倡築也以內蓄釁外扞敵延袤
亘於海上眾咸以無虞而王叔子獨私憂之曰敵不可易勝不
可狃今夫沙城以一面拒敵敵少可耳多將繞出吾後彼執兵
者見其室家鞫重且俘於賊必入內潰而自救此危道也夫兵
未有不先固營壘以待敵焉者故莫若相地據險而爲之堡俾
進則攻瑕退則守堅不亦可乎時眾莫有應者而王子之從子
煦獨頷然之無何歲在戊午寇果大至諸倡義者盡歿萬室焚

如衆於是追前議蓋莫不智王叔子也王伯子亦以奉使至家於是鄉人相與詣兩王子曰若肯竟前議爲盟王乎皆曰諾時王叔子當會試南宮即輟不行獨孜孜與煦經畫其事又以城立非得有司者治之不可王伯子還朝則又疏請徙驍司巡司堡中事下行省省議獨徙巡司於是啟閉鑄鑰始有統矣蓋王叔子相地取險可守雖其室廬盡斥外之故人咸服其公堡環圍多空地可屢則價自倍因計畝出直以助經費則財不匱故人咸服其知試南宮進取厚資也不就而就鄉井所急先義後利故人咸服其度不煩官不擾民不久淹先事而殷憂後事而周防故人咸服其筭維時監司守土諸公共嘉與之太守宋公

別駕楊侯咸躬親勸相憲使凌公時遣官程督上下交贊橐鼓弗勝蓋一朞月之間匪棘匪舒而奄觀斯役之成焉豈不亦偉哉於是王氏諸生詣余請記余惟兩王子之伐誠茂矣不世之績亦既有倣顧所當圖惟者其終也敢率鄙衷以告堡之人夫夫開國之初倭嘗大入爲中國禍甚慘然歐去卽已金夷旋復民未病也弘正之間薄海晏如豈無狡焉闌出邊關交通島夷爲亂者哉顧其勢有不得逞則以閭閻均平人樂其所故難動也詩曰惟晉之富不如時夫倭寇非有嚮導不來嚮導非客戶必土著之民土著之民非有歐之則不去而歐之者非虎符繭絲之吏則豪右并植之民也厥有由哉孟氏有言地利不如人

和故城非不高而有不守粟非不多而有不食若春秋之書虎牢書莒書梁是已夫國有司之事尚矣吾願居是堡者必講信脩睦振窮卹孤俾富者無紛奢貧者有蓋藏合斯堡如一人合斯人如一心於以扞圍待敵則無城而固又况轟轟言言若斯之完繕哉吾聞兩王子故嘗置義田行族約蓋自其王考橋翁考厓翁時既已積功累仁望於吾鄉至兩王子愈顯敵睦之風夫既有倡矣其自今於萬斯年子子孫孫永觀斯堡之固庸書以爲記

永昌堡記

涼山高岱刑部郎中

余與永嘉王氏育德陽德兄弟蓋未舉進士時遊秣陵定交矣嘉靖庚戌育德與余同舉進士陽德屢舉未第歲己未禮闈將試士陽德不至余問之故育德云家族被倭患茲與鄉人議城堡爲守不獲來俟堡成子爲我記之越明年庚申春育德以狀來索爲記無何余改官藩史卒卒南下也又明年事稍閒乃追紀其事云按狀永嘉場在溫州郡城東七十里許東臨海西南北阻山險居民煮海爲業皆著籍竈丁場延袤五十餘里民居櫛比隣次多貴族王氏尤稱著姓自嘉靖壬子兩浙被倭寇以來郡邑多殘毀惟茲鄉稍能防禦卽寇來不敢深入時敗衄去

戊午夏四月寇乃大至王氏率鄉人禦之今贈太僕丞王公沛
贈太僕少卿王公德皆歿義衆大潰寇益猖獗自是寇至衆皆
望風奔匿諸山谷間寇所至焚劫亡遺廬井蕭然矣寇退民洶
洶行泣煨燼中亡寧居當是時育德方以使事家居與陽德聚
族人而謀曰脫寇復來何以禦之衆曰二公且歿矣誰則敢禦
之者曰徒居何如衆曰家族墳墓數百年於茲矣且何所非寇
徙將安之育德兄弟曰然則當築堡爲守耳衆乃大喜稱便又
招諸族姓人議之諸族姓人亡不大喜稱便遂上其事守令暨
藩臬諸連帥皆嘉獎之時育德使事竣當還京陽德又將偕計
北上衆曰二君皆行堡事將安屬哉陽德曰所爲仕者將以建

此

尺寸少裨益國家生靈耳今家族不自保仕將何爲且場民多
逋鹽莢將廢額課無所自出所損於國良多也卽得他守一官
非國家事乎遂與育德曰兄弟往王事不可緩也吾當輟試事
以就此役於是相得二都地爽塏且適塲中乃卽其所爲堡城
遊選族子弟暨里人之能者分董其役經始於戊午冬十一月
至己未冬十月城成城週廣以丈計八百六十有奇高以尺二
十有五厚半高之數甃以石門水陸各四城外環河水四面引
二渠貫城中樓櫓雉堞衢市梁井無不斤斤備也堡旣成衆謂
巡檢司在近地盍遷入堡中以總齊諸務良便育德乃疏於朝
得報可遂遷之入以堡扁鑰啓閉屬之乃立社倉繕器械咸以

次修舉是役也費白金以兩計者六千有奇初議斂資於地丐
助於官以時誦所得纔十二三餘皆王氏兄弟捐私帑為之嗣
是寇謀知城守固不復求侵茲鄉之民迄今得寧宇矣嗟乎若
王氏兄弟豈不誠豪傑士哉是不可不紀其事以傳然余因是
而竊有感焉夫永嘉一場耳王氏兄弟力任其事遂能建不拔
之基以垂子孫無窮之利國家自有倭患以來南北遭蹂躪者
十年於茲矣中外文武將吏無慮數千百人竭帑藏暴師旅竟
不能底永嘉之績者何哉此其故余能言之夫王氏所離家族
之難也地無可遷事無可諉勢不得不為子孫久遠計耳使國
家任事之臣視其地與其民皆如王氏兄弟之視其家族則亦

豈終成於無成哉雖然集事以才倡眾以義王氏捐帑贊輟試
事經畫綜理咄嗟而辦此其義與才固近世所希覩者吾聞歐
冶鑄劍方其發矟也必試之吹毛焉毛纖纖絕也乃售之劍客
則陸剗犀兕水斲蛟龍何難焉今王氏兄弟蒸蒸嚮用矣城堡
之役非其試吹毛者乎他日剗犀兕斲蛟龍則旂常竹帛具在
也余何足以知之育德名叔果由兵部郎中晉叅楚藩議陽德
名叔景官駕部主事諸子弟與有勞勩者皆附書於碑陰

槐陰集序 邑人全原撰

詩者志之所發也故曰詩言志志有不同而發之於辭也亦隨以不同通顯之人其辭侈困厄之人其辭抑隱逸之人其辭適曠達之人其辭放皆所以攄其志也永嘉之俗皆稱鄒魯比染元季遺習華宗巨室率上氣勢豪俠視行誼文墨左甚惟處士王尹成氏拔於流俗不以氣勢豪俠爲尚讀書績學樂與賢士君子游好揭確古今人物得失尤善於詩歌不事險澀不求奇巧唯心所適矣口成章興致高遠而意趣深長可謂隱逸曠達之詞矣即其存稿自題曰槐陰集屬予序予託交於處士稔其行仗義疏財能周人之急倘儻軒豁素以豪傑自命者而著作

不

槐

槐

不

翩翩情瀾溢發又能寫其隱居之樂信爲一世之高士也已槐
陰名集王之業其將與槐而俱萌邪處士名毓號樵雲尹成其
字也世居永嘉之英橋里

刻槐陰集序 郡人章綸

士有抱負而不遇於時者其所蘊蓄必於詩乎發之詩者言之
精心之聲而志之所寓也康衢之謠擊壤之歌考槃伐檀諸篇
莫不有天然之響皆所謂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者漢魏晉宋
以來五言選詩樂府古風獨擅一時由唐迄今律詩絕句諸體
爲備自朝廷至閭巷莫不有作而高隱騷逸之士尤有感發而
寫人情之所難言愈窮而愈工者若永嘉英橋樵雲王處士之
槐陰集其一也處士生於元季長於我聖祖開泰之期穎異啟
篤好詩書深造力踐蔚然有抱負不獲用於時而其生平蘊蓄
悉於詩乎發之五言古選則婉順簡淡七言古風則清麗雄峻

五七言近體則律嚴韻諧語工情備有雍容溫雅之風絕句感
繁就簡其意含蓄不盡樂府比音叶節其詞委曲有倫彬彬乎
大雅遺音矣其子將仕郎由東璫甫錄其遺稿就予校選謀梓
因以序見屬余惟顯揚先人所以崇孝也傳曰有美而不知不
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處士有遺集而東璫能著之不朽可謂
顯揚其美知而傳之爲仁且明矣後世子孫其尚懋篤學行益
圖所以先大之俾三槐慶澤日宏以遠庶不負先公名集之意
云景泰間予嘗抗疏連繫東璫以職事來京師念卹備至蓋雅
尚信義而尤篤於親者予故因其請而樂爲之序

半山樵雲菴記

太平林貴北知縣

予與永嘉西華陽谷二王子同上春官聯舟南返一日將言別
二王子語予曰子歸有石梁天姥諸勝日可游息予舊棲牛山
茲歸仍托跡耳因談牛山幽勝屬他日記之予諾而別去二王
子以書來曰吾永嘉有大羅山峻拔雄特支別嶠礪百餘里其
東北一榦龍融結爲半山盤旋而聳秀宅中如與馬先太祖樵
雲翁葬父樂善翁選勝卜兆已乃結菴墓左自號樵雲居士因
以名菴日家大人參議公營先大父母及先母丘壠以舊菴隘
且逼祖塋乃改闢墓右地荒垣樹坊前移舊宇後創饗堂制頗
靚敞仍扁樵雲菴因語果兄弟曰茲菴吾高祖樵雲翁廬墓作

也汝祖汝母宅於斯爾兄弟盡踐修故事結侶肄業其中旦夕
僂瞻掃且屏謝紛雜果革遵奉教令乃偕族弟姪負篋入山相
與切磋講習家人每來展墓間留宿考業焉居數歲學稍有
得又念無游息處因引泉爲觴咏亭築釣臺闢繚碧園諸景讀
書綴文之暇偕諸同志憩於中儼然埃壘外自弱冠迄今凡
十餘年藏修游息皆托於茲山也予向諾我記願微終惠予嘗
接堪輿家談王氏半山祖壠謂王氏之昌籍蔭由之乃令覩王
子手書知其先樵雲翁孝行純至所謂明德發祥者也東厓先
生顯施當世引年辭榮教二王子不獨望之聲華而使廬於墓
所日陶其孝敬之心以養其澹泊之味所以式穀後人者賢於

世俗遠矣二王子嘗面予言半山之居泉石冽秀林木蒼翳雲
霞結陰四時不散圖書左右燕息其中可以忘年予有味乎其
言也王子故世家子其簡靜素約無紉綺習固天質由然而怡
真葆靈亦得於茲山之助也歟漢梅福隱山中而後稱其山爲
梅山晉許詢居阜屯巖而後稱許度巖王子之半山知他日必
名爲華陽而樵雲之聲益宏且遠矣然二王子方以科名顯茲
山又將與范之長白宋之龍門並稱其能戀戀於此也耶爲書
復王子因次第其語爲記復贈以詩曰遙瞻大羅山杳靄雲霧
裡古洞深且閒中有素心士碧樹羅前除修篁夾清泚鳴鳥爭
枝喧飛花蕩風起豈無簪紱榮所樂良在此我行鴈湖陰天寒

無與侶念子心不怡相求涉江汜入谷疑無人緣流見桑梓隱
隱漁臺深歡言觀之子列坐依巖阿語別悵流畧飛鷗傳玉流
芳姐鱸銀鯉振衣陟崇岡濯纓俯清泚行吟山石趣坐談王霸
理寂靜還性真陵厲企遐軌達觀入無窮形迹豈爲累悠悠出
岫雲清清在池水水清空應天雲行愜爲雨去住弗復猜無心
本相似

慶谿橋王公偕配安人齊壽榮封序

姻人張守敬。少師大學士

谿橋王公予女兄丈也先少傅生女兄及予兄弟四人然鍾愛
女兄得星術言以貴顯期之及議婚歸同里谿橋公有甥三人
子明子揚子大予於諸兄爲季視伯仲兩甥年相上下谿橋公
令兩甥同予學先後並以甲科起家予遭際聖明致位保傅子
明子揚同官部曹嘉靖己丑子揚以司勳郎滿考封公爲吏部
稽勳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吾女兄爲安人是年公壽八十歲女
兄壽七十七歲八月二十一日爲公誕辰子明兄弟先期從京
師函敕書及冠服歸壽屬予言將之予自念幼失慈侍藉女兄
愛視稍長偕兩甥學歸時往候問谿橋公憺憺以德業相勸勉

故子事女兄猶母而視谿橋公每遜讓不敢當賓禮女兄性慈
孝明大義每與予語及先少傅及母夫人遺事輒相向涕泣谿
橋公亦爲咨嗟不已嗚呼先少傅起布衣植德累仁嘗因讖家
言以昌大望之子女乃今如所期而慨俱不及見夫逸能思初
安而惟始樂之情也講信修睦篤親處厚禮之經也禮樂統乎
倫理故予於谿橋公及女兄之榮壽不能無情焉予佐聖天子
修明禮樂敦叙倫紀以孝治天下而資兩甥同心協恭毗贊中
興之盛竭忠於國固所以成孝於家也而公與吾女兄所願望
其子而慰悅其心者當不在於承懽膝下矣而況有季子以奉
晨昏脩滄瀆哉谿橋公以碩德望於鄉吾女兄相以淑嫕並壽

婉德胤祚蕃昌耳目罕覩記者管龐德公隱於鹿門夫婦相賓
敬表於史傳而其胤有鳳雛之譽竟以顯其親吾兩甥東嘉稱
爲雙鳳王公所居谿橋卽目爲鹿門之野可也予異日乞恩東
歸當撰杖屨從公於谿橋上握手相慰勞公其旦夕望我乎詩
曰躋彼公堂稱彼兪萬壽無疆先歌此爲公壽且以期之將
來也公並女兄拜恩之後尚以予言告吾家廟可焉

奉山公... 嘉靖... 王公... 配享... 廟記... 項喬



明封通政使司右通政竊橋王公配享東甌王廟記項喬

廣東左叅政。嘉靖己丑會魁。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永嘉華蓋鄉重脩漢東甌王行廟冬十月
竣事奉皇明封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竊橋王公肖像配
享時為長至日里人釀奠於廟桑梓萬姓者楫歡歌期世脩祀
事弗替禮成鄉諸士張君吟葦造項子屬為記項子曰吾鄉人
之德公也予知之亦能言之願記其事以詒百世公所居永嘉
塲世籍竈目覩竈艱嘉靖初吾鄉羅山張翁入相公二子叅議
東厓先生澈祭酒鶴山先生澈並仕於朝公為疏白於上曰永
嘉塲東臨大海邑之里一至五都以附塲畫占籍為竈國初恤

竈甚厚海上沙壇分隸竈戶俾供鹽課有司仍給牢艦草蕩以資耕煎而民家雜役一切不及時沙壇延袤數十里地廣而家給所輸鹽悉收貯倉場候商人執引照支皆本色也故竈氓樂業而國課亦易集成化間巡按御史林誠以倉鹽積滯多耗疏令竈戶並輸半價始分本色折色計銀一千二百餘兩輸運司解京而本色則收貯倉場久之仍滯耗困於賠償弘治間侍郎彭韶奏輟本色并徵折色計銀一千四百餘兩解納運司給商聽其鬻鹽候掣一時竈頗稱便比來風潮衝蕩沙壇半入於海而有司以竈得鹽利多方因抑凡雜辦差徭悉與民等夫竈之所自業者鹽爾今盡徵以折色稱貸倍息十室九空往往窮迫

逃徙無以爲生伏查本省平湖山陰瑞安等縣及華亭上海二縣其水鄉蕩價槩派彼縣田地於秋糧帶徵不分民竈也永嘉塗蕩豪右席捲而竈家不沾尺壤乞照水鄉例以舊徵折色敷之通縣新徵折色屬竈戶供辦爲便鹵地舊有沙隄巨衛今坍塌日甚不及時維護將來無沙可籍課額罔供其爲竈患甚大并乞諭令官司計議築以石堤庶可永萬世利疏上下所司議遂奏覆以林御史議徵折色鹽銀均派通縣而永嘉場竈戶向之窮迫者安俯仰逃徙者復鄉井優游卒歲頌天子之恩者亦歌公之德故公之生也鄉之人愛之敬之八十有七年歿也尸祝之俎豆之將千百世如一日古所謂鄉先生祀於社者吾於

公徵之矣或謂公德澤深厚宜享以專祠顧則配東甌王何居
按王妣姓名搖漢高帝時擊楚有功王東甌我高皇帝正祀典
崇王封號溫之人藉其神功昭事惟謹自漢迄今血食不磨以
公配王推功仰德之心斯為至也劫公不死之神憑陵海嶽叱
潮而東之衛我鹵地以裕邊儲以甦民困以鞏我皇明於萬億
則潛功之在社稷何但如王之於漢哉王與公殆相倚為靈長
也已公諱鉦字九思世居英橋人稱谿橋翁祀始於甲辰長至
日嗣是每歲場總催吏役鹽課司官如期率眾致祭云予書其
麗牲之碑以紀歲月復為二曲俾歲時歌以娛神

一日迎神曲 竈人入鹽兮庖人舞刀惟王惟公兮乘風逍遙

投轄於海兮駐此歸潮春滿東甌兮花滿溪橋
二日送神曲 長雲列旗兮神來不遑野老爭馳兮美報孔時
羗歸帝所兮違恤民私天高海深兮悠悠我思

壽東厓王翁七十序

邑人王應辰訓導

東厓王翁以福建叅議疏乞休奉俞旨致仕時年甫耆也越十載為嘉靖壬寅翁壽七十旬鄉大夫雲麓鄭翁率諸士友稱壽而屬王生為辭以獻生嘗讀漢儒言曰有王澤之壽有行仁之壽有聲聞之壽斯三者世之人難兼也翁身際休明初官春曹繼司夏省歷清華之選仲公鶴山先生競爽聯榮尊公谿橋翁母張恭人並綏壽祉封章褒錫累架上父子兄弟全紫相輝斯為王澤不亦豐乎翁性行醜厚夙興舅氏張羅山翁同志業及登朝適張翁為首相諸建置率國家大體或緣意見有所磨斥翁周旋於中而忠賢陰藉其庇歸則斂跡謝紛坐鎮雅俗多行陰

不

德

飲

德事鄉之人無賢愚疏戚咸懼焉斯為行仁不亦普乎弱冠負
士望中率乃仕而賢聲茂著歸田以來公卿僚友猶交譽而樂
誦之聲聞訊候者前後如一日守土之官師鄉儒紳後學承風
薰德罔不傾慕輸服尚論前輩風度足以寬鄙啟薄者必以翁
為歸二子揚芳振袞奮跡科名又以文行克世其家斯為聲聞
不亦彰乎夫王澤遇之隆也行仁施之溥也聲聞德之溢也世
所謂完福也而翁具得之是固闢氣運光邦家有非出於倖致
者矣衆方以是為翁慶幸而翁退然靡盈謙謙下人身望日崇
而充養益粹不知老之至焉昔衛武公既老而不忘交傲抑抑
溫溫之訓口誦而身體之卒以令聞長世翁筋躬勵行有衛武

風而醉顏黔髮遐矚趨步見者不知為古稀由此靜頤天和節
宣元氣耄期之壽固可卜而介也九月之晦為翁誕辰諸大夫
躋堂送觴王生從諸大夫後謹將以不腆之辭詩曰俾爾遐穀
又曰純嘏爾常請為翁百歲祝

歸

贈大司成鶴山王公致政歸養序

崇德周堯○刑
科都給事中

嘉靖甲午聖天子重視太學之明幸時祭酒員缺敷求堪厥任者而永嘉鶴山王公始拜命焉未幾以父母年踰八秩陳乞養不允是年春再疏情詞益切竟得請大夫士多重其去而惜之者惜之誠是也又惡知我天子至意欲因一人以風四方也哉昔人謂養士莫大乎太學良以英才群聚之地而四方觀法之所先也此而得一人焉以示其趨則風聲之被軌範之貽顧不易哉嘗觀鶴山以唐陽公城誨館下諸生者自況又謂不獲歸省為身自犯是欲身先忠孝也聖明以孝治天下忍不從其所請也哉從其請者重其教也重其教者弘其化也吾意鶴山茲

行始自都門有聚觀者薦歷鄉邑有爭進者傳之四方有想聞
風采而願登龍門者仕者以不去其鄉爲法而考德問業者從
而師之是皆身教所及矣其爲國家綱紀風化不亦宏且遠哉
若夫封誥之榮鼎牲之厚高堂畫錦侍綵承權以娛二親以綏
百福此固鶴山家庭私慶也然朝廷方求忠於孝則其贊聖治
而匡皇極者不在茲行乎雖然是有本焉鶴山嘗令吉水矣嘗
司考功矣嘗爲南北納言矣純衷實政所至人皆賢之心之誠
爲之也傳曰誠者非自成己也所以成物也成己成物仁智
之道聖賢之學也此固鶴山所素負而亦予所厚望焉者異日
聖天子以公輔召又能無意乎予將拭目以俟是爲贈

鶴山先生文集序

明州張時徹

鶴山先生者永嘉王子揚氏也少負奇質於書無所不讀方頭
未角也而騁驚藝林傲睨宇內學士先生已心下之矣正德丁
卯發解有司已乃五詘春官眾咸異之嘉靖癸未始舉進士諸
閣部元僚以至後髦新進咸動色相慶曰王生其遇乎時余甫
弱冠未有聞也一日公騎馬過之曰子知所以來乎激乎生無
汎交若殷近夫朱守忠許台仲高汝白應邦升則所嘗與出肺
腑者也自餘蓋指不多屈矣今眾中望見吾子非碌碌者特來
定交耳余避謝不敢當自是數相過從翼所未至而恤其私卽
雷陳不啻也而公乃出令吉水謂余曰余仕且有祿而子猶窶

困柰何則爲貸金於潘亨甫氏以佐炊賃又盡捐衣服器用界
之曰爲不足君所非以相溷也已余守南禮曹數以尺牘相勞
若且曰潘金已償可無念也乃公以治行高等擢天官郎欲引
與俱北余固謝非願輒復推轂爲江西提學副使余時感年勁
氣銳於舉職頗多所批繩遂爲妒者所中皇恐待罪公曰無傷
也奏黃鍾者無緩節馳千里者無安行亦行子之志而已已余
蹶而復奮期以不負知己而公遂不祿矣嗚呼罕生逝而國子
悲鍾期歿而牙絃絕余復何心能不悲乎昔宣尼疾無稱於沒
世穆叔談三立爲不朽公之偉儀曠度既不得長生範世而玄
言懿撰猶往往流於人間輯而傳之非吾後歿者之責哉不然

又何稱乎石交也乃茲得遺稿於令子叔懋披誦者久之蓋存
者半而佚者半夫公方爲白衣而所與游者非尊貴人則海內
名流也比其風槩豈易哉旣其解褐陟臚處要豈其不宜而謂
有因緣於寵戚其然乎觀公詩文以萬物爲芻狗以生死爲幻
化以富貴爲牢籠以山林爲樂園彼岍先登緇塵不染視彼媿
媿名利據腐鼠而嚇鳳工舐痔而多車者何如哉公嘗自言白
鶴山之勝烟霞在榻星辰在戶松栝流蔭於尊前鶯燕弄聲於
几上繁花雜卉四時不歇游斯息斯可以忘老母下第歸則倒
橐中金買鶴揚州以歸蒼頭報至乃翁未之見也輒曰吾兒又
載鶴來乎故自號白鶴山人因題其集曰王鶴山集云詩凡若

干篇文若干篇要之體物陳方紆旨通意非刻腎雕腸與騷墨
爭長雄者比也覺者當自得之公由選部郎轉右通政終國子
祭酒

敕建褒忠祠記

常山詹萊。湖廣按察司僉事

嘉靖三十七年夏四月永嘉仁山王公卒於陣事聞贈太僕寺
寺丞詔立祠賜額褒忠敕有司致祭春秋永永無數禮也公諱
沛字子大授益府良醫故通政谿橋翁之子子恭議東厓公祭
酒鶴山公之弟也世居溫之永嘉場去府餘七十里瀕大海有
沙亘起如城實為郡保障自嘉靖癸丑以來海舶諸不逞挾島
夷為薦食延瘡肆毒所在望風駭竄岌岌乎焚焚乎可哀憫也
公時年已七十餘矣乃獨奮而號曰爾諸姓何亟去去則閭井
為墟莫如效死守我知賊何能必不能拔我又不敢越我犯內
庶能撫有家室且為藩府捍何不務乎眾踴躍聽命既而從子

廣東僉憲東華公德爲之贊遂遊募壯勇得千有五百人峙糗
礪刃申令訓尚勇敢而督其弗率屹爲巨鎮遠近恃以無恐丁
巳冬十月賊登龍灣公邀擊於上全敗之奪其副馬收俘擄數
十人還之鄉賊退刑部郎中張公純作書自京來賀曰公全活
數千戶當食報子孫百季後土人且尸祝之矣及茲賊大至數
犯長沙公進擊於瑞安之梅頭賊遁去公乃傳令休士忽有數
十艘從海上來泊眾方疑爲歸漁察之賊也始結陣以待時我
眾頗散賊分二隊以進初犯前岡嘗我戰方酣後賊大合公知
力不敵分必死督戰益急遂遇害義士從死者若干人賊因得
大燬俘無顧忌郡受禍慘甚由是士民莫不咨嗟涕洟思公之

素功群慙於總督大司馬胡公疏請得卹典嗚呼大哉王言死
封疆以衛社稷在分閩者猶難也曾謂介士能之乎抑又聞公
素心仁而勇於義積而能散睦鄰善族嘗得富商雲三遺金百
舉以還其子此其侃侃自樹不在一時激烈捐餘率置聲名也
何其義哉何其義哉卒後四年參議公之子武選大夫叔果與
予善屬余爲文以鐫諸祠石義不得辭乃爲銘曰海水湯湯海
山峩峩哀悃斯民愴怛弘多前噬鯢鱷後吮豕蛇彼城孔安我
圉何家侃侃王公惜怛以嗟急繕其怒誓旅衝瑕眾咸稽首歿
惟後先展矣仁人畏喪其元帝曰介士百夫之特脩爾戈矛衛
我社稷爰召工師作廟翼翼有寢有堂威靈儼赫曰惟令丞裸

將靡忒斬伐蠱螟奠茲海國公來啟止自豕祖羊亦有籩豆桂
酒椒漿公未來止我心煩傷公既來止靈風載颺或降於庭或
集於房保爾子孫以惠無疆

英橋王氏族譜序

郡人侯一元

英橋王氏者吾溫士族之冠也西華王君與其子春元以族之
獻庀族之文積歲之間遂巨帙余得而觀之本支架如善行明
列王氏之世真可卜諸淮水而長引矣序曰王君固仁人哉斯
帙也乃所以譜其仁也或曰何也曰不見詩咏瓜瓞豐芑耶夫
仁未有不一體之者也蓋王氏之先自萬十一府君則一人爾
二傳而伯仲分流伯至於十世則四百九十人衣冠鱗萃仲亦
數百數十人甲第海臻而始之固一人也譬之木焉合抱于雲
始則勾萌譬之水焉江河維嶽始則濫觴故通百千萬人而為
一人者譜之謂也故尊祖則必敬宗敬宗則必收族其有善也

曰吾之善也其有委積蓋藏墳衍山林也壯有長而老有終也
曰吾之遂其生也而不然者則亦吾之不廸不康食也何哉惟
其體之一也故人而非痿痺也則雖嗜一膚權一髮而身爲之
急故曰自仁率親至於祖又曰知禘之義其於天下也猶掌也
非以其本末流源相爲貫乎故范文正有義田王君亦有義田
范氏父子同心於麥舟之助而君父子平生所助於人者亦不
貲矣范公至以其宅爲蘇郡學官則君與弟暘各君亦各鼎治
郡邑講堂糜千金而不惜其於人如此也又況其族之人哉然
則蘇氏所云不慶不吊錢氏所云操觚溝中者吾知其必不然
且駸駸乎平仲之足衣食而乘車者矣而謂是譜也非仁之方



乎哉蓋王氏世多積累之仁皆余所不及見也余所見者東厓
公之醕德鶴山公之遂學東華君之忠節炳炳一門卽君之父
諸父若弟也其方進而未艾者又有君兄弟若從父竹巖公若
子性性德景瑞李宣用晦諸進士繩繩乎象賢而繼世其以左
提右挈勦力乎晏范兩公之仁也寧有量哉故一體之仁莫近
於族而大之則爲天下一家中國之人故伊尹思一夫之溝壑
禹稷憂一民之饑溺皆是物也而先儒亦既有譜之者矣則西
銘是也是故心乎親之心者孝子也心乎天之心者仁人也余
不敢請遂以序君之譜以爲諸君方進而未艾者之一助云

遂初堂記

太倉王世貞

遂初堂者何臬副王公育德與其弟大叅陽德之所重建也堂何以名遂初志初也甚矣其不易遂也王之初自台而徙溫之瀕海曰永嘉塲塲故多豪其甲第棟相接者數十里而獨王氏為最盛王氏之為世者十二為見指者以千數而獨二公之王父溪橋公為最盛溪橋公卜居於橫塘之右有二子起家佐名藩師大學彬彬一時名臣而佐藩者東厓公是為二公之先大人治第於郡治之墨池坊從家家焉其處者自若當是時王氏之宗有祠而二公之故第猶有堂歲蒸嘗則以時至聚其族祭而後成享脩先大人之束約而規之肅如其遊郡囂則以不

遂初

堂記

時至伯仲相與政德論業怡怡如也卽二公名雖徙爲能無廢其初者而會嘉靖間倭暴起海上勢且迫諸里中豪相率避去而獨王之老與其壯者不忍其桑梓而起徒兵攻之其前茅數利見以爲可完保而陽德獨憂之自郡馳謂曰戰危事也不可狃狃而得敗焉亡噍遺矣盍築城以爲收聚乎其壯者不聽而亡何果大敗前矛殲焉賊束芻而焚之廬舍半燬既退乃相率哭於祠謝陽德曰苟用子之言庶不及此也陽德奮然曰雖晚矣猶可及我而存其餘乃請於育德據溪以爲險捐藏金者萬躬畚鍤之役以城城成而勢不能奄橫塘之故居會其中有隙地眾以爲二公德曰微伯仲吾等不獲有此今真吾等於安



而棄伯仲於危可乎日從史育德俾與陽德築第於其隙堂之成其壯麗有加於舊而陽德方游宦不及落育德乃貽書曰自城成而倭至仰望之若崇山也叩之若立鐵今倭且平矣堂成而吾幸以獲乞身先之悲徙郡之實與圖籍其間猶夫落橋公初也吾之父兄子姓晨有疑而質吾於堂夕有緩急而藉吾於堂而亡弗應也蓋不必俟蒸嘗而始見之其又猶夫溪橋公初也藉令城不時成而族且散而之四方矣吾兄弟苟卽安於郡而堂之在橫塘右者且委之賊吾東望而徒立首之悲而不敢復其何有於吾初敢名堂曰遂初而俾弇州山人記之余謝不獲請則謂陽德公亦知夫先王之制乎哉自同里爲井其極至

於死徙無出鄉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蓋五畝之宅未有輕棄
其初者以周德之盛宅是鎬京而卒亂之曰豐水有芑至七月
之詩於幽風三致意焉夫以人主之力與周之盛未嘗頃刻忘
乎其初而竟莫之遂也東遷之後依晉鄭以希一日安於宗國
邈矣而眉山氏策其必不振然至其自爲計則有取於延陵季
子之贏博且宅常而夕墓汝杳然無復蜀土之思何耶然則育
德之名此堂其上而獲遂於周下而有初於眉山氏遠矣故叙
其所以而勒於石俾爲王子孫者世世守焉

思貽堂記

郡人侯一元

堂名思貽志孝也西華王大夫自其先大夫封通政翁父叅議
公世積仁厚至大夫伯仲益盛故居在永嘉場英橋叅議公乃
徙郡城而心常不忘其本頃者海上多事大夫與仲氏駕部君
旣倡義桑堡保其故地則遂起宅其中以固衆心以成先志云
傳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又曰厥父基厥子堂是其義也或
曰士品有三上則道德下則富貴中則名今大夫舍上而中其
謙居之歟曰不然夫三品者得之則一失之則三者也且思貽
孰如虞周虞必得而周不失者名也至言尊養則莫大於富貴
以易之精微也而崇高大賢亟言之矧譽命乎故高門懸簿以

施德義猶水於瓴也德義積則名翼而飛之故曰得之則一而已矣大夫伯仲藉累世之仁富潤身之學出則澤民處則不弛其親以及其鄰里鄉黨期其實積矣名於何逃之烏曰思貽稱情哉抑大夫以室喻者也凡人莫不有所貽故以為前則燕翼以為後則令名而皆莫如仁者大夫既有之矣傳自先世貽之無窮楊氏之環何氏之策豈足多也大夫其不為一室之美而欲遺其後以廣居之居審矣審矣然則大夫之所以貽其親者即所以貽其子孫謀者哉是為記

永昌堡王氏新第上梁文

婺源程文
永嘉縣尹

伏以義堡雄蟠保障樹一方之險華堂肯構規模開百代之先世美舊家一方倚重聯芳新第合郡瞻榮文著識叔子於上京年情夙契拜難兄於嘉邑化理深資況值輪奐休圖允為懌懌盛事欲申張頌聊托梓言恭惟新宅二王先生門下精靈地萃英爽天鍾榮極一時慶承累世橋翁茂積百齡開福澤之源厓考榮登雙鳳啟文明之運信祥根之植固知學海之源長是以秀挺西華先生暘谷婉美顒頤經學蜚聲軾轍才華伯仲偕榮奕世甲科濟美魯周接武三居駕部重光薛鳳荀龍家庭奎聚謝蘭竇桂階砌春多富經國之徽猷才宏八柱茂居鄉之義烈

心闕萬間嘗以地屬水鄉霽秀之匯鍾最鉅復念東鄰日本倭
夷之出沒無常特疏明廷爰興新堡懲蹂虞於壬子謹先後於
甲庚樓櫓四周河渠環列迤逦江山之麗盤旋夷夏之交屏翰
銅而海瘴廓清襟抱完而風氣彌厚萃人和於萬姓擅地靈於
諸村屹爲鴻寶之基堪綉燕胎之宅矧世祿宜於潤屋而有家
先於繼宗迺協輿情弘開甲第來工倕而走匠石襍然百巧之
陳輸杞梓而輳椽栴倏爾群材之集朔當陽月序屬九秋吉啓
金天祥符三合肇鴻梁之峻舉紛畫棟以高翔特敞門閭擬納
于公之駟馬廣除庭地許栽王氏之三槐祇先德以揚令名思
貽顏揭穀後賢而敦彝訓隆禮堂開峙甲乙之對楹奉龍章光



昭綸縵列東西之別院森鳳毛世業詩書廡庫福樹之咸宜宗
黨姻鄰之樂聚金湯勢雄於英里桑梓陰接於橫塘美哉大壯
之觀允矣家人之吉恭乘令日詮敘歡情豫揣休禎敷陳偉祝
梁之東大海茫洋萬派宗永昌新堡仁功在主人福祿海洋同
梁之西石岡層疊似天梯永昌新堡標鴻義主人福祿與岡齊
梁之南亭亭天馬出雲間祝願宅人崇禮教大廷鳴玉聲珊珊
梁之北奎光下映三山筆祝願宅人宣智睿世掌絲綸光帝德
梁之上明星照處祥光朗曾知心事與天通生祥下瑞春風盍
梁之下六鼇九地承梧檟曾知厚德協坤元日升川至來純嘏
伏願上梁之後海若效霧人獻魚鱗鯨妖逆跡戶滿弦歌鞏新

宅於松茂竹苞坐家人於春臺玉燭雙荆並茂禎祥符六偉之
歌喬木長春文德行萬幸之祚

晚香堂記

張水沈懋孝
翰林院修撰

永嘉王子陽德由司馬尚書郎守魏博郡政平人安吏牘滋簡
時時進諸生譚說藝文考郡之故則綜述韓魏公遺事矣陽德
又性嗜寒花家居嘗闢晚香園蒔植名菊遇吐華時細葉繁香
英英燦爛鈎簾以遊至足樂也乃稱曰古之仕者貴適真耳余
豈以作吏故遂廢斯事哉郡故有晚香亭魏公守郡時所爲讌
集僚佐賦九日之章以見志者也自郡治改築舊蹟湮圯於是
卽今治堂東偏得隙地爲堂稍存魏公之舊焉而陽德寤思家
園神游未得追蹤芳躅并系厥名語不云乎性有夙因事有前
符豈偶然也哉蓋管之君子愛若人也不忍沒其名所以景哲

也遊於朝市不敢忘山林所以養志也一役而二義兼焉豈斯
堂之謂耶客有問於余曰魏公九日之章何居也余曰公蓋有
懼思焉而未必樂也當是時荆舒秉軸新法蠲生讒夫用昌老
成遺佚故公之言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其詩曰不羞老圃秋
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明周防之難也公平生特達任事闊步
無前歷涉艱危寵成思溢心愈恪而年則邁矣雖有寒花在目
何嬰情於觀玩哉然則陽德之志奈何曰遭際清平材請迅馳
非有曩日之時也畿輔名區四封晏如非復曩日之地也向使
魏公並世以生游於斯堂安所慕乎樂天矣然而往哲弭棹於
彼岸來者發軔於此邦岳牧攸寄督力方剛職思其居母已太

康熙非優游晚節時也又可無懼思乎堂成陽德屬余記其事
按治堂儀門之左有賓館池有蓮徑有竹由徑轉入百餘步繚
以重門常門有兩古柏由門折而東為小門三中日魏國遺芳
門內為三徑由徑以升為晚香堂由此至治堂之後可數步而
近環堂有翠竹有幽槐庭中多菊太守視事畢則絃誦其中綠
雲盈庭鳥鳴不絕自一境界也因自櫛曰秋色猶慚元亮徑晚
香漫擬魏公亭蓋方駕古人云嗟乎自宇宙以來寒花所托以
不朽者楚大夫陶處士及韓魏公其人皆有所不平然皆氤氳
無窮焉陽德自視孰與此三人賢也

無不... 興此三人...

不... 大夫... 興此三人...

古... 興此三人...

興... 興此三人...

興... 興此三人...

興... 興此三人...

興... 興此三人...

興... 興此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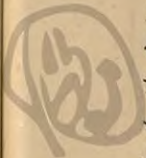
不

賜湖別墅記

歸安茅坤。按
察司副使

賜谷王公繪其所為賜湖別墅圖且并移書以告坤曰茲湖也
予郡城西所匯甌之西來諸山之水蜿蜒逶迤於以百折以出
而東注者也湖東嚮環湖皆山中獨有兩峯為最高峯故有吹
臺世傳仙人王子晉所故吹笙處也予過低徊久之投詩以弔
迺稍稍卜築於湖之許且屏吹臺而構之為別墅焉又曰夫墅
枕湖中湖而洲字之曰浮碧茲則可磯而釣者也墅之後飛泉
緣崖而出維堂左右若帶焉字之曰湛然茲則可掌而掬者也
堂之後折而東為小軒檻列名花數十百區字之曰衆芳茲則
可擷而搴者也軒之後又東為小樓於翠翁然字之曰青旭茲

則可馮而眺以嘯者也後復爲竹林數十畝徑之爲四曰春日
夏曰秋曰冬茲則又做陶元亮所開三徑故事而益之以一者
也嗟乎予所爲亭榭臺館或不能如古所稱金谷之麗獨其席
湖而吟澄波百頃峭壁千尺上之可以捫松蘿下之可以浴鴈
鳧權歌漁吹前呼後和四時之勝往往與人間殊別吾嘗於月
明之夜臨流扣舷山谷欲應佳氣襲人冰壺若鏡間按輞川鹿
柴之勝似未必過之又如風濤怒號峭巖浴日江妃撒絃蛟人
罷織又如朝霞初吐青蔥可食海若助之氣象萬千此或騷人
之所不能賦墨子之所不能繪而於赤城鴈宕匡廬瀟湘又將
或遠或近或疑或似也予忝中明天子甲乙之科佩蘭握金



下

者二十餘季於茲矣夕之夢而晝之思而未嘗不在焉居其爲
我記之予伏讀而覆之曰公安得泉石之思而丘壑之夢乎哉
范蠡之所以扁舟五湖者功成而身退也賀季真之所以上書
明皇而乞鑑湖以歸者遭榮而入道也今海內一統無兵革之
爭而聖天子方共二三公卿徂徠俊髦以圖治功且公自尚書
郎以來聲問日盛勲業日以崇中外之士望公之內召而柄國
家者朝且夕也公又安得做范蠡輩相與匿景而逃虛乎哉客
曰君子處廟堂而不可無江湖之思茲固東方曼倩之所以避
世金馬而或猶以爲儻然埃壘之表可也

賜湖別墅記

太倉王世貞

諸稱名山者得水則雄諸稱名園墅者得山水則益雄而園墅
山水之雄尤不可兼得都會之地王侯貴人足以號集財力而
若於山水之不能兼山而巔水而涯肥遯幽貞之士樂棲焉而
若於財力之不易兼以是有兩相羨而已予之治三舍其地雖
非大都會然羨亦易辨而其不能兼山水則如之予不愛其財
力以鑿深而壘危初若以為小兼者而終不能得其真永嘉王
陽德先生昔駐節於吾州每過余輒從倚竟暮不甚去一日
忽慨焉而歎曰仁知之樂則子庶幾哉雖然猶有待者也以不
穀而幸生永嘉清華之所會又幸而有無待者在問其地則曰

飲

湖

下

陽湖之別墅既而曰惜哉不穀之未究吾思也今者見子之弁
而有遺憾焉謂黃彪貌其大都以屬予曰子姑為我記之予乃
粗述二畧之勝所自來與畧之水分而為雄瞿郭三溪南山折
之合而為暘湖因東畧之衍據湖之勝而為墅墅之中環秀峰
而為堂者一叢羣舟而為軒者一承初陽沐松柏而為樓者一
其大較如是而已而復設隱報先生曰先生試觀乎茲無待者
以此而當吾奔可也我有待者然無適而非公所貌也先生唯
唯尋用量移去吾州天子下璽書歸火鎮而先生不肯出乃者
介曹生子念而書謂予賴子之庇天賜不穀有先力而從事茲
墅不穀而求子記語不得也以子記而求不穀墅不得也請重



下

為子言之吾墅兩湖南向吹簷峯其高刺天樹石坊焉榜之曰
湖山會秀志大觀也坊前後松柏槐柳皆合抱中門三楹翼然
署之曰暘湖別墅志吾居也入門循龍尾道而上得堂取康樂
語曰清暉堂左有閣登之而四山之色若縮帶曰紆青皆志吾
外境也閣稍東數十武而得靜室曰潛光志吾內境也折而東
短垣甃之啟扇而呀然得荷池四畝而羸夏秋時紅白萬柄清
香襲人亭半侵之日暑香清暉之右趾得方沼畝而羸名花百
頭相狎且適據軒之曰知樂循軒而北得圃五畝而羸名花百
千種與峰巖紫翠相奪曰聚秀水涓涓流花間可以浮觴沿圃
為渠沿渠多樹桃李曰紅雨蹊綠簷千挺半之得亭曰連漪蓋

清泉自屋杪下無所不受其匯而池渟而沿流而渠若珪若璧若磬玦者皆是也至園而墅以內之事始既出墅翼墅而門其左者曰迎晞右者曰含景其陽爲長隄千尺以限湖波甃石固之桃李芙蓉相錯曰錦浪隄隄南當湖中故有臺而無橋臺亦草創而已堦而崇飾之名之曰浮碧緣堤跨石橋若渴蛻而達於州名之曰聯璧橋之東折而北得佛廬負小山而面湖曰寶界菴由菴稍北得一嶺叢桂覆之曰金粟嶺自嶺冒詰曲而上數百步曰穿雲峽出峽轉西南最高處得喬松數百株覽其杪臺之而重湖連阜之秀一目而盡曰起覽自臺降稍北得修竹數千竿芟其中館之曰筠阿出筠阿數十步轉深而古木壽



藤曲翳之曰綠沉均轉而鹵流泉之所注得方池曰渟玉沼沿水自石瀨淺淺而下小澗以環清暉堂之右蜿蜒若虹曰卧虹澗度卧虹之西小橋得石臺掬水而竹復翳之西日不下湖風時來於暑益快曰清涼界稍折西北得一塢多種古苔梅臺其最香處曰香雪塢至塢而墅以外之事始既其它曰數十晦當墅後青烏法按之可以菟裘其東復爲嶺高峰特秀兩山拱揖復按之可以玄宮不穀且次第僞工矣子以爲有待邪無待耶子爲重記之以爲奚弁若予讀而色飛左顧曹生曹生起而曰其然某獲侍先生杖屨一寓目焉噫予曩所記以先生嘗讀書茲墅得所謂流峙者以成其德所謂潛植者以成其材所謂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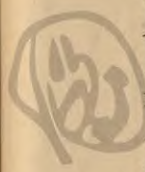
行露潤者以成其文章而後為世用今茲先生之用未盡究歸
而出其完力以朝夕於茲豈宜其諫也夫不知者以為皆無待
而今不免有待矣智者以為有待而竟無待也願先生時時坐
潛光遺然之他一芥子亦無著閭舒之而方寸者吞八九雲夢
而曾不罣礙夫豈直此拳山勺水而已耶曹生曰始子為記時
謂當長有奔而以先生不得遽有暘湖為異今先生有暘湖矣
子厭奔而捐以付游者而束身於一園蕉僅斗大事固難料如
此請持此言而質之先生相與北向而大槩則子何如

玉介園記

林陵焦竑諭德。翰林院
修撰文瑞萬曆己丑狀元

錢塘以南名巒嶼數無慮百數而永嘉為最著玉蒼雁宕華蓋
仙巖所在斐然乃以道書所稱太玉為十八洞天晉容成丹竈
故處較蒼姥諸峰華蓋為最著由華蓋而下旁睨太玉西偏蔚
如蒼葱沉蕩袤十晦許則暘谷王使君所構園稱玉介云玉介
創嘉靖己未歷丁卯再而丁丑乃得落中間與計偕暨秉節暨
懸車凡數更歲始故多樹橘已樹菊已樹松竹槐柳周外垣已
樹名花雜卉棋鐻圃中凡數更樹自其家食時手闢榛莽購市
廬為益左隅筮仕而屬其友程君以善菊倚辦蒔藝即日出塞
帷問俗猿鶴無怨迨返初服斤人覓人沼人相踞履從事

食指不下數什百考焉凡數易手余嘗一閱其勝則繇叢槐引
道東向門以入爲圓雲選折而東爲園故樹橘處霜時黃綠櫛
爽便憶長公橙橘之句顏曰最景其初略也中結雙檜爲亭亭
際雜峙桂芷夾遶而松振衣工爲爽然臺遙睇海上遠近諸山
列岫如畫下瞰方池泉洎涓朱尾翠荇醒人胸懷矣由臺再折
而東斤竹林琅鱗比雲披炎蒸立却亭其中曰蒼雪塢入蒙茸
芝蘭爲叢蘭館館後靜室奉大士前臨池較方池小殺多列鈞
盤蓄蒲草可以齋此東偏一勝會也繇叢蘭折而西屋凡數楹
屏山茶而列羣石多聚牡丹善本花時跼躄扶春逗人眉睫北
當海壇嘉樹笑蓀巧相蔽虧爲華麓山房稍西旋數武門而入



古檜如虬庭名三星多種寶珠障之有軒聲如去華蓋可二百
武而朝嵐夕靄月浸雨濛靡非軒有署曰挹華背則老槐偃蹇
垂垂石塢石若太湖若英德若錦川花若玉蘭若海棠若謝豹
若川娟若紫薇安石榴宛嵌玲瓏若翔若舞於軒之下而與華
蓋相映射右連側逕山雲莽互下襲人裾榜其扉曰翠雲此西
偏一勝會也繇翠雲入折而南爲餐英館秋菊盈把拍浮延佇
可當東籬館折而北東面橘圃爲肯旭樓樓故高周覽玉介曾
巒紆徑不遺梯臺而初日從東海湧輪而出烟入翠叢丹絳紺
宇種種絕麗故一奇也循梯下多藏書齋名畫可偃可矚憑欄
而眺墨池在焉爲之軒曰右軍洗硯處蓋使君自其厓翁從墨

池坊得玉介而撮其勝從初也旁翼為睿為漏為庖為厝薪十
餘楹楹盡而逕出團雲蒼雪復周履綦矣稍衡入逼太玉而堂
觀答蔡公過其額其堂曰玉輝從玉介也堂之南為門者楹三
門外鑿池滙泉可晦許夏月紅白蓮亭亭出水面亭其西偏仰
睇華蓋太玉如列障扁曰玉華凝翠當月夕泉竹演迤流光漸
暎始溶然已曠然如珉如瓊如坐水壺此玉介佳絕處也玉介
既以太玉勝則援華蓋重而華蓋既以玉介重則使君愈益以
華蓋為玉介勝半嶺而寺為資福故宋林靈素址也援其僧謀
曰自有靈素有寺寺故饒山水堪眺聽自寺圮而臺宇亭榭半
夷於林莽自吾為玉介而若不愛華蓋佐我我寧愛玉介之意



佐若寺葺圯者斥隘者除翳者林林桂柏通華蓋而上者一繇
徑拾級巋然太玉洞天矣杳靄嶠窟似壑似峽水渚渚石罅間
曰蒙泉再拾級龍口如注曰清泉因泉而亭者二繇清泉下鼎
故宇而新之者亦二為東甌王廟為王謝祠再拾級乃達資福
資福負華脊而俯全嘉左江右谿群山四匝萬井之烟繚繞睥
睨間乃綽楔而榻之曰江山勝覽左隙地斥而為堂者一日華
陽淨宇背為菴者一以楹計者九日上方頽臨江流出趾下孤
刹中涌雙塔排空精靄浮濤着眼如擁至如雲歸鳥還僧臘初
定下跡蒼涼不復見有關闌處真堪遺世稍數折盤旋樓畔披
陰而上為臺者一日雙樹再折而南踞華頂為亭者又一日大

觀居此則雲氣四絕川原若迴俯指玉介蛇逕逶迤菁華浮動
盈盈若在襟帶迫而索所為挹華最景又微茫若失矣太史氏
曰士大夫蘄用世而不盡其用往往用之山水間自逸而山與
水不必與士大夫直則驚為園圃多贅石引水廣亭榭為愉快
第人者贏而天者詘則窮瑰彈巧如奇章履道人耳其天者不
珠宇琳宮則虎豹窟不為士大夫有乃以使君玉介面華左洞
杖而過玉介而仰而眎者非盡玉介也則非盡使君力也杖而
過華蓋而瀨而眎者又非盡華蓋也則又非盡使君力也天與
人交伸於兩仗而處乎不爭不必盡使君有無所不為使君有
異日者再過玉介凌華蓋絕頂總上方菴問居所有者作何觀

所為用而不盡其用君有所用之矣

太玉樓記

京山李維楨

華蓋山在永嘉城中道書所名容成太玉之天也王氏永嘉冠族少叅公始治第山麓之左以傳其子觀察太叅兩公則觀察左而大叅右觀察公三子其伯為郡丞拜相國謝不受命以恩詔進朝列大夫仲叔皆光祿而郡丞有四子伯昭文為高等兩光祿復各有子可十人則以左昭文昭文構樓讀書其上名之曰太玉而介其所親方子謙俾余為之記蓋方士家若公孫卿輩言仙人好樓居漢是以有飛廉桂觀祝釐集禱祈年延壽神明臨仙臺通天盤承露封太山禪梁父冀幸一遇而永嘉濱東海蓬萊三山金銀宮闕如或見之昭文所居故稱洞天

無亦有仙仙乎憑虛御風之想耶而昭文意非然也古者五等
封建國以世及而士庶人田宅授受皆官主之封建法廢而公
卿大夫家亦與士庶等子孫多食指繁不能盡賢則勢不能無
分異教化廢風俗薄則又有好生分者而以屢世可居爲盛事
然此未可謂常法亦未可以盡罪今之人也古不有尋曠林之
及詠闈墻而賦角弓者乎余竊以今之分產猶昔之封建要以
約束人如田有畔室有垣布帛有幅各止其所而不相覬覦侵
越保世承家傳之久遠法無便於此者 公不私其子吳季
子不私其身而公羊胡氏猶求多焉曰君子大居正夫豈不義
而二子言之是或一道也今爲昭文之叔父者欣然而授之若

是吾王氏之家督也吾先君之世世承祧者也又若曰兄弟
之子猶子也禮引而進之者也爲昭文者欲然而有之若曰是
先王父之寵子也家大人之愛弟也不自有而以畀者也又若
曰先王父家大人居此焉不穀不足以嗣之於不穀爲侈也居
讓之寶而辭讓之名授者不任德

下缺